

百折不回，满园春色

——老区百色脱贫攻坚纪实 新华社记者 王 念 向志强 徐海涛

冬日的右江河谷温暖如春，长势良好的各类秋冬作物带来丰收的气息。随着最后3个贫困县顺利“摘帽”，老区百色挥别延续千百年的绝对贫困。

从91年前老一辈革命家在右江之畔竖起第一面红旗，到今天这场没有硝烟的脱贫攻坚战，跨越近一个世纪的“红色接力”，集“老少边山穷库”于一体的百色旧貌换新颜，百万贫困人口实现命运转折。这片生生不息的热土，百折不回坚持，迎来满园春色。

“红军村”唱响新红歌

“红军红又红呢，革命坚又坚呀，风吹石不动呢，心狠毒人他不怕呢……”傍晚时分，田东县平马镇百谷村红军歌曲合唱团成员聚集在村广场，唱起一首首激昂的红军歌曲。

90多年前，这个壮族村落几乎家家都有人加入革命队伍。怀恨在心的地方民团武装将80多户村民的房子全部烧毁，留下一片废墟。

如今的百谷村村道宽敞、楼房林立，戏台等文体设施齐全。凭借地域和资源优势，村里大力发展秋冬蔬菜、网箱养鱼、红色旅游等产业，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全村最后一户贫困户在2017年实现脱贫。

富裕起来的百谷村建起了讲述红色故事的村史陈列室，还成立了红军歌曲合唱团。合唱歌本里，《扶贫路上》《我们百谷的梦想》等一首首新歌列入其中。

百色市逾90%的面积属于山区，2015年精准识别时，全市仍有贫困人口68.2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0.25%。和百谷村一样，在许多昔日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先辈们当年追寻的梦想如今已变为现实。

“当年‘邓政委’几上三层岗，带领红七军在此打响伏击战。”沿着山径行至三层岗，平果市果化镇布荣村党总支部书记方琳略显吃力。千百年来行路难的布荣村如今已通硬化路，而在过去，各屯间只有羊肠小道相连。20多年前，村民们决定开凿“出山路”，外出采购修路物资的方琳遭遇交通事故，右腿落下了残疾。

“不修路吃水都困难，几个山泉取水点分散在山里，有的来回得走4个小时山路。”方琳说。精准扶贫实施后，全村屯屯通上水泥路，经过三级加压，城区自来水直达各家各户。

村里党员组建突击支队，带领村民仅用100天就建成一个约4000平方米的猪舍。现在，全村养有100多万只鸡、1万多头猪、400多头牛。

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方，百色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以精细化的服务让贫困户过上好生活。2016年以来，百色累计有4万余户逾18万人搬入新家。在平果市坡造镇感笔新村的扶贫车间内，瑶族妇女班小善熟练



上图为2018年11月11日在广西田东县思林镇龙邦村拍摄的村民和自家简陋的房屋；下图为2019年8月28日拍摄的当地为龙邦村新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曹伟铭 摄

地组装着耳机配件，丈夫在附近工厂做零工，两份工作让搬出大山的一家7口顺利脱贫。“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

“接棒者”走好新长征

眼下，百坭村即将迎来新一季的丰收：淡水龙虾马上上市，油茶、砂糖橘陆续进入采摘季。驻村第一书记杨杰兴正带领群众提前谋划农产品的包装和销售工作。“村子脱贫了，群众生活越来越好。”“接棒”一年多来，杨杰兴倾尽所能以实际成效告慰黄文秀。

2016年，一个从老区百色走出去的名叫黄文秀的女孩，又回到了家乡，投身脱贫攻坚一线。在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她带领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20%以上。

2019年6月17日凌晨，黄文秀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扶贫事业。谈及驻村工作，这位“时代楷模”生前曾

说：“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继续前行。”

百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脱贫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是老区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共同承诺。

30多年前，时任田阳县那坡镇尚兴村村干部的莫文珍决定带领村民搬“穷窝”，先后用10年带领1300多人搬出大山，用30年在荒坡上种植芒果，发展副业，使尚兴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移民新村。

20多年前，凌云县弄福公路的奇迹震撼乡乡。这条“天路”从悬崖绝壁上通过，曾因地势过于险峻被迫停工。1998年百色“村级公路建设大会战”中，200多名党员干部在工地安营扎寨，仅用半年就建成通车。

10多年前，种桑养蚕被引入遍地石头的凌云山乡。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党总支书记都郁俭是探路者之一，初期屡试屡败，不顾家人劝阻，不言弃的他又咬牙投入几十万元承租1000多亩旱地种桑树。而今，平怀村的桑蚕产业链，带动了300多户村民户均年增收5万多元。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百色，接力奋斗脱贫攻坚的故事俯拾即是：80后北大硕士生苏勇力主动申请在条件艰苦的凌云县连续驻村，用6年多时间带领2个村脱贫出列；从乡下调回城里工作的青年党员雷吒，面对选择又毅然奔赴极贫县那坡县的城厢镇合群村驻村，出发时女儿刚上幼儿园，小儿子不满6个月……

因地制宜“绣”出产业新画卷

“到处是旱地，还能养虾？”在乐业县花坪镇浪饰村野猪坳屯，当扶贫干部动员贫困群众发展澳洲淡水龙虾养殖时，贫困户符前忍直摇头。

符前忍的反应并不让人意外：屯里四面环山，土地贫瘠，种玉米曾是保障温饱的主要途径。发展养殖？过去交通不便，卖头猪都是难事。为了增加收入，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

“村民们的顾虑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花坪镇党委书记吴显俊说，当地对养虾产业进行了认真调研，龙虾生长快、产量高，耐长途运输、市场行情好，而且人力、资金投入压力不大。

跟随扶贫干部外出考察几次后，村民们有了信心：龙头企业负责提供虾苗、饲料、管护指导并保价回收，贫困户投入劳力养殖，便可获得养殖纯收益的85%。“现在一个60平方米的池子，养一批就能有三四千元收入。”符前忍说。

抓住产业，就抓住了脱贫攻坚的“牛鼻子”。面对“九分石头一分地”等特点，百色因地制宜，在产业扶贫方面下足“绣花”功夫。

境内石山广布，无一条地表河流，靖西市南坡乡引进桑蚕产业，全乡桑园面积达4万多亩，覆盖2000多户农户；德保县发挥海拔和气候优势，不断扩种柑橘，易生长的山楂在石山地区开花结果，桑蚕、八角加工等产业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如今，百色特色产业覆盖超过19万户贫困户，产业扶贫硕果累累：右江河谷，果蔬四季飘香，西红柿、芒果等搭上果蔬专列北上进京、南下出境；两翼山区，桑树、油茶、柑橘、中草药布满山坡；中越边境一带，不断发展的边贸产业让边民鼓了腰包。

挥别贫困，老区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更多期待。在红军浴血奋战过的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村民们冒雨清理河道、改造村貌。这个依靠种桑养蚕脱贫的村子正大力推进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村民在家门口围起小花园，村部广场旁建设了红八军彩架突围战纪念馆，织锦等传统技艺也被打造成文化展示项目。

“洪涝变成鱼米寨，茅棚已换阁楼村。家乡巨变英雄奠，饮水不忘掘井人。”村党支部书记劳伦站在“彩村之战”纪念碑前念起碑上的诗句，感慨万千。

里的冰葡萄马上就要到采摘期，脱贫户舒秀英正在基地忙着管理葡萄。

今年44岁的舒秀英家在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过去长时间处于贫困状态。自村里发展了冰葡萄酒产业后，日子开始有了变化。

“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谈及变化，舒秀英满脸笑容，6亩地流转给葡萄酒企业，自己还在企业务工，去年全家收入超过10万元。

葡萄酒产业已成腊普河谷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随着深加工和“党支部+”模式的推进，群众增收更有保障。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胡波介绍，2019年全省扶贫产业覆盖近169万户贫困户，基本实现产业到户全覆盖；遴选聘用了近3万名产业发展指导员、组建农业科技专家组，开展生产技术服务。

在扶贫产业蓬勃发展、确保群众长效增收的同时，云南还积极实施教育扶贫，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018年对兰坪县贫困生毛元怀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他来到了珠海欧亚技工学校。

“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大海、规划自己的人生……”他经历了人生中的很多第一次。

近年来，云南省不断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通过实施职业教育扶贫工程，贫困户“两后生”有30万余人接受职业教育。目前，迪庆州、怒江州开展了“十四年免费教育”，确保学生不因学致贫、因学返贫。

如今，毛元怀在珠海的一家企业实习。“我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我要成为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工程师，争取留在珠海，拼搏未来！”他说。

陕西：超400万贫困群众享受产业帮扶支持

新华社西安12月13日电（记者 刘彤）日前，记者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来自陕西省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的数字显示：近五年来，陕西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已有125.68万户、405.69万人享受到了产业帮扶各项政策支持，产业扶贫成为陕西打赢脱贫攻坚战战役的重要抓手。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郑维国说，今年陕西向贫困地区切块下拨产业扶贫资金3.9亿元，安排产业发展资金近8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4.26%和1.16%，促进了带贫益贫产业壮大。“通过持续对56个贫困县开展菜单式指导，推进苹果‘北扩西进’、猕猴桃‘东扩南移’，并扩大奶山羊、食用菌、茶叶、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的带动面，陕西积极建立经济效益好、群众参与度高的扶贫产业，使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受益。今年，陕西享受产业帮扶的贫困群众达87.22万户、289.34万人。”

郑维国说，为推动贫困地区产业融合，陕西通过因地制宜布局产业加工项目，优先创建现代农业园区、特色小镇、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链条；通过加快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引导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促进贫困地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郑维国表示，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陕西将保持对贫困群众的特惠性政策不变，继续实施产业项目扶持，继续加大产业发展项目和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力度，延长信贷政策期限，完善主体带贫激励机制，壮大贫困地区集体经济，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贫困群众从产业发展中持续获益。

青海：全面完成20万户农牧民危旧房改造

新华社西宁12月13日电（记者 李占轶 王艳）记者从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2016年至2020年，青海全面完成了20万户农牧民危旧房改造任务，消除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安全隐患。

“按照‘以人找房、以房查人’的方式，青海省开展了两轮‘拉网式’危房鉴定工作，建立健全任务台账，及时将有安全隐患的房屋纳入改造范围，做到鉴定到户。”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发昌说。

青海住建部门将农牧民群众“不因建房返贫”作为危房改造重要内容，全省农牧民危旧房改造各级财政补助标准达到户均2.5万元。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标准提高到农区5万元/户、牧区6万元/户，对无建房能力的特困户，由各级政府采取结对帮扶等方式解决住房问题，有效减轻建档立卡贫困户资金压力，避免因建房举债返贫。

王发昌说，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危旧房改造的重点对象，住房安全核验结果显示，全省14.54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今后将加强贫困人口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持续稳定保障农牧民住房安全。

河北保定：常态化监测化解返贫风险

新华社石家庄12月6日电（记者 白明山）屋外天寒地冻，屋内暖意融融，赵群增不慌不忙地翻出一查票据，埋头盘算起来。“这次老伴住院，除去医保报销，县里的防贫保险又报了3万元，解决大问题啦。”赵群增说着，眉头也舒展开来。

赵群增是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宋庄村扶贫工作队重点关注的边缘易致贫户。工作队常态化监测发现，赵群增患有慢性疾病，经济收入低，长期的医疗负担使其处于返贫边缘。

为了解决赵群增家的困境，扶贫工作队给他家搭建了三重保障措施：首先申请了社会低保，又帮他办理防贫保险，还帮他流转出不种的土地。

“得知他的老伴王会伏骨折在石家庄住院，我们赶紧想法子给他们申请保险金，缓解治病压力。”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潘龙凯说，“经过核实，王会伏符合防返贫保险的赔付条件，最后理赔医疗费用3万元。”

为降低群众返贫致贫风险，保定市常态化开展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监测预警。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1.5倍的家庭，以及因病、因残、因灾等刚性支出超过上年收入，以及收入大幅缩减影响基本生活的家庭纳入重点监测范围并实施帮扶。

保定市扶贫办二级调研员段雨军介绍，保定市建立完善了乡村预警、部门推送、农户申请三种防贫预警渠道。由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随时走访了解有贫致返贫风险的农户，建立防贫台账。县级医保、教育、公安、残联、应急管理等部门，根据大数据实时监测发生重大变故或支出骤增的农户，及时报告县级防贫机构，并将相关信息推送到乡村进行核实。农户认为自己家庭状况达到防贫预警标准的，也可主动向所在村防贫预警员或直接向县级防贫机构提出救助申请。

为确保信息准确，县级防贫机构汇总收集的预警信息，通过乡村或第三方机构逐户进行调查核实。乡村干部通过“五看一评”（看住房、看大件、看生活、看子女、看收支，评估总体情况）方式，认真核实预警对象的情况，并将核查结果反馈给县级防贫机构，因户施策进行帮扶救助。

目前，全市共4544户、10769人纳入防贫监测对象范围，通过开展监测预警，帮扶救助3805户群众，救助总金额近3700万元。

贵州黔西：脱贫攻坚“照亮”孩子幸福童年



12月7日，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锦绣学校首届体育文化艺术节上，学生们在打乒乓球。

近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锦绣学校举行首届体育文化艺术节，田径、篮球、拔河、书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锦绣学校是黔西县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而建设的学校，2019年初由广州市援建开工，2020年5月完工后迎来开学。学校共有学生1780人，全部来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妥善解决了搬迁人员子女入学难题。

新华社发（范 晖 摄）

挥别千年贫困，云岭大地尽开颜

新华社记者 杨 静 赵家淞

88个贫困县、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9个直过民族、880余万贫困人口……

今年11月，随着云南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摘帽，这个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份战胜了绝对贫困，被贫穷围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清零”时刻，云岭大地挥别千年贫困，各族群众尽开颜，奋力开启新征程。

穷困的时光被按下停止键

薄雾之下，炊烟袅袅。78岁的独龙族老人孔当娜将和好的荞麦面倒进烙饼机，合上盖子后，静静地注视窗外缓缓流动的江水。

“能每顿都吃上荞麦面是我曾经的心愿。”孔当娜出生时，她所在的族群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很长时间都吃不饱、穿不暖，为获得更多的食物，只能到山上找野菜、下江捕鱼。家里薄薄的独龙毯就是被子，睡觉就必须围着火塘。

因为整乡帮扶项目，孔当娜搬离四处漏风的木楞房，告别照明靠煤油、通讯靠吼的日子。

“现在每天都能吃上肉，但最喜欢吃米饭。”孔当娜说，家里各类电器一应俱全，有了草果等产业，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独龙江是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是在

她最好看的时候。”孔当娜感慨道。江水依旧，但生活已换了人间。

尽管贫困群众的致贫原因不同，有着不同的贫困体会，但他们都“不想再回到过去的生活”。

老家在会泽县马路乡弯弯寨村的王文选，过去住在山坡上的土墙房里，守着只能种土豆、玉米的一亩三分地过活。

这样的生活被定格在去年7月，一家从100多公里外的村子搬到了县城边的安置点。政府帮他找了送水的工作，妻子成为社区保洁员，两人每月能收入4000元左右。

“精准扶贫改善了贫困地区发展条件，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梁旭东介绍，“十三五”期间，云南省建设了近25万套住房，近150万人搬进了安全稳固的住房，搬迁群众从广种薄收变为多元增收。

集中力量打好攻坚战

夜深了，昭通市大关县城的一间临时宿舍里气氛热烈。挂职的县扶贫办副主任陈锦上正与扶贫干部讨论职教协作。

2017年，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陈锦上主动请缨，到对口帮扶的大关县参与扶贫。那一年，他49岁。

“贫困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很重要。”陈锦上到大关县后，联系了爱心机构给学生捐赠物资，折价超过500万元；动员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中山市进行职教学习；联系爱心人士资助学生生活费。

“东西部扶贫协作充实了我们的攻坚力量。”云南省扶贫办帮扶协作处处长牛涛说，2016年以来全省累计接受上海市、广东省援助资金141亿元，4000余名干部、专业技术人才赴滇帮扶。

今年2月，云南各地还在防控疫情，但脱贫攻坚战从未中断：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施翰兵带着督战小分队，拿着扶贫手册，驾着车开着导航来到兰坪县，帮助贫困村解决脱贫短板；会泽县大海乡党委书记陈平带着扶贫干部，不顾风雪，挨家挨户进行贫困劳动力摸底，为后期精准进行劳务输出、稳定群众收入打下基础。

云南用“干部脱皮”换来“群众脱贫”。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介绍，2015年以来，云南省把最优秀的干部选配到脱贫攻坚一线，26余万名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向贫困地区集结，与贫困群众并肩战斗。

更好的日子已经开启

在迪庆州维西县的腊普河谷，地